

·科技界声音·

刊物的影响因子与文章的水平,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从短期看,在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文章,可能会提升一个科学家的地位,但从长远看,科学家个人的声望与自己国家科学的总体声望有着密切的联系,如果中国科学家的优秀论文分散在众多的国际刊物上,我们拿什么来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国科学的整体水平?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作言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03]

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,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科学不断追寻和探索的反复艰辛,体味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快乐呢?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的科研奖励方式和评价体制再也不能帮倒忙了!

—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
教授 肖巍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10]



图片来源:科学网

我觉得,人就像一粒种子。要做一粒好的种子,身体、精神、情感都要健康。种子健康了,事业才能根深叶茂,枝粗果硕。因此,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识多,而且人品好,不仅要出科技成果,还要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。只有这样,才配当、能当好一个科研工作者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
《科技日报》[2009-07-08]

古人云:“从日晕可明风期,视础润而晓雨生,从青萍之末知狂风起落,从晨露闪烁可见日月之光。”实事求是与缘有共生,是学术生长的旋律;“事”与“有”,呈现为生生不息的双螺旋构型,是学术创新的生长锥。锥破未知域,学术创新时;明了锋

所向,科苑唱黄鹂。

——山西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
副教授 贾文毓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10]

表面上看,科学研究中,以团体合作形式取得的成果在增长,而且越来越多。孤军奋战取得辉煌成就的事例,如牛顿、爱因斯坦式的成功似乎越来越少。但深入分析会发现,科学创造永远保持着个人的性质,即创造性的新发现,往往首先是在某一个人的大脑中产生的。

—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
研究所研究员 孙国际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13]

科学的问题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解决,如果形成乱伦等道德问题,完全可以形成管理机制,将这类研究科学规范起来。以前大家认为“试管婴儿”是大逆不道,现在已经被许多父母接受,并广泛应用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。

——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
血液学研究所;
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
主任 韩忠朝
《科技日报》[2009-07-13]

“天下难事,必作于易;天下大事,必作于细”,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干起,根基扎得最牢,奋斗滋味体会最深,后发之力来得最实,这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成就卓越的伟大科学家所走过的道路。

——太原理工大学校长、
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14]

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。所谓精英,当有杰出的能力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,可是,我们当下的精英观,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,拥有更多的话语权,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,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,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。而离开平等的思想,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。

——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14]

(回国后)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创造某种历史,你所做的真的可能改变一些



图片来源:科学网(左一为王晋年)

事情。所以你必须敬业,必须努力。压力当然也很大。做这个行业,不回来参与,有这样的机会没能抓住就太可惜了,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有时候这么一想,累一点也不不是问题了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
所长助理、科技处处长 王晋年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07-02]

在犹豫失眠的夜里,我翻看一本刚在清华园买的书,李敖写的《北京法源寺》。在书中,有一段谭嗣同说的话:“愈是稳健的人,就愈变成稳健有余、行动不足,最后一事无成两鬓霜,也一事无败两鬓霜。”看完后,我下了决心。

很快我卖掉丹麦的房子,搬家回国,家什装了一个集装箱(大概创了纪录)。当初有人怀疑,我会不会把家留在国外,实际上我连割草机都运了回来。

——清华大学物理系应用超导
研究中心主任 韩征和
《科技日报》[2009-07-11]

我认为创新能力跟数学基础有很大关系。现在数学已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门科学与高新技术之中,而且对高水平人才的素质培养有着重要作用。国家要增强创新能力,必须重视和扶持数学研究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乐
《科技日报》[2009-07-06]

我们从很多窗户观察生活和世界,文学、音乐、哲学、艺术、政治,都是观察世界的窗户,科学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扇。欧洲曾有一个时期,人们认为科学能解决所有问题,但今天的西方人越来越怀疑这一点。而中国人现今对科学的相信,可能反映出了西方经历过的那个发展阶段。

——诺贝尔奖获得者 菲利普斯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09-07-08]
(责任编辑 李娜)